天一閣集

天一閣集卷之十五

四明范欽安卿　著

出京宿張氏四首

夜發金門道朝乘燕谷關風塵勞問訊曾是棄繻還
垂楊臨故里尊酒見情親可道陽關外相逢少故人
朋交零落盡萬里我重來無限綈袍意終朝未擬回
予向廬山去君仍易水栖尺書莫不寄風物使人迷

遠公墓

千古東林寺山荒雲不開可憐今夜月猶過虎溪來

上虞即事

誰將一片石歷歷頌循良安知後來者不似昔龔黃

春懷

嶺外音書滯空然望蚤春江舡日日至不見故鄉人

府江中作

客路愁中盡鄉心病後多厭看雙白鳥相逐下煙波

登拱極樓

驛路接長安山川盤百粵日出野煙銷蒼然見雙闕

東歸次錢唐先寄弟

月落天將曙風高浪欲層夜來春草夢先已度西陵

寄華主事

泯泯清湘水東兼江漢長何因將短棹相送下潯陽

越王臺

蒼山臨古岸上有千尺臺臺下水自去臺中人不來

逢俠者

不慕千金貴能輕萬户侯平生肝膽在落落向誰投

荔枝畫

霜日枝盤翠炎天實綴紅何時驅驛騎還許到深宮

鷄雛畫

春草過芳洲群遊競嫋嫋留取軀力強叫破天闗曉

迎曦十景

龍泉

潮汲龍泉中夕卧龍泉上颯颯風雨聲不見龍來往

鷺嶺

危嶺正當門只尺風景異嶺上赤日懸嶺下雷雨至

漁歌

新水長百尺郊扉四面開不知雲樹裏時有棹歌來

樵語

上山采芝朮下山訪隱淪人間新甲子那復似西秦

城鼓

孤城草閣連麗樵逕相向無勞輕風吹宛轉到枕上

禪鐘

鷄犬闃空林下㵎武陵木恰聞亭午鐘知在白雲裏

市煙

山市日夕暝濁醪常相親爲問耽酲者誰[illegible]醒人

谿月

天空淨如練引領寄長嘯月從何地來流影懷中照

松聲

幽居人事稀雲卧失昏曉何處風濤湧半在深林杪

苔色

經年嬾出門南山㵎白石不妨階下路時有麋鹿跡

清風嶺望會城口占四首

窮猿清風嶺並聲千古留寄言道傍客豈能無羞

天迴海日盤地迴煙霜古可將百年人默默等塵土

幾年豫章遊移節向閩海短髮漸蕭疏寸心諒不改

蒼蒼嶺霧開隱隱閩城見兒蓋幾同遊會識風霜面

懷張彥政子受

日夕浮雲馳天長限百粵不見乘槎人迢迢上瑤闕

茶洋驛水亭

風日斂幽扉火雲布平野爲問往來人誰是悠悠者

林村

我來訪桃源期與僊人接源深不可窮滿山飄紅葉

入莊三首

慣作山中客見山興便豪不覺青桐樹年來如許高

到門山色晚青苔布滿地山禽對面呼不解緣何事

茅堂三兩間結在懸崖上長日不見人白雲自來往

送詹地師二首

昨自姑胥來復向新都去炎雨閉空江舟行定何處

四極巨鰲蹲中開日月門欲窮章亥步先擬蹙崑崙

題畫三首

龜實映霜林紫塞音書杳不分綺窓前朝朝坐啼鳥

連山高不極溪谷半人家皂帽何方客行吟浙落霞

木落空江出柴扉晝不開白雲如有意隨客小橋來

和沈嘉則五言絶二十首

避雨陵

聘駕峭函間颯颯疑風雨但云觀者歡不知行者苦

穆天子

白雲塞天地八駿行遊間日暮瑶池上天風吹珮環

韓重荅紫玉歌

死日顛從君片言天與直君能爲鶼鶼予能爲比翼

細腰宮

銷就窕

秋選頻年擧細腰屬車不復御薄命可憐

高漸離擊筑歌

變徵激悲風酬知一身是不顧壯士生但顧壯士死

五大夫松

五松五大夫云是秦皇署歲久結精靈空山自來去

鴻門碎玉斗

鴻門高宴罷怒發撞玉斗草暗咸陽原祇見秦鹿走

漢臯解珮

神女來貽珮意態特容與妬殺陽臺人夢中作雲雨

武帝悼李夫人

鏡掩粧臺月香銷舞殿風何來窈窕影絶似夢魂中

九微燈

華燈映巧夕王母倏來臨空照可憐影不照可憐心

望鄉臺

願君君不察望鄉鄉可憐年年臺上月辛苦爲誰妍

相如滌器

揚揚犢鼻褌滌器何嗟惜夜擁如花姬朝作臨卭客

青塚

冢上草青青四望羅氷雪零落漢宮絃孤魂泣明月

爨下琴

惟焦尾桐郤從爨下得調成太古音一唱三歎息

白門栁

孃娜白門栁青樓直其下高枝千層雲卑枝繫車馬

鄭櫻桃

宮燕語雕梁宮花開未央香風飄總帳那復數龍陽

習家池

花滿習家池醉來倒接䍦山公渾不解咲殺路傍兒

玉鏡臺

持妾合懽扇當君玉鏡臺低眉偷一覷信是老奴來

梁公博裘

千門翠羽裘開手賭一擲等閒畀侍兒殿上齊失色

解語花

可憐解語花君王呼作妾只恐飆期至飄搖似風葉

明妃四首行由明妃自請不當以悲訁

詔下龍荒去陰山雪作花君恩深似海臨發賜琵琶

驕虜敢橫行天家積苦兵和親今屬妾頓覺一身輕

曠望悲孤塞黃雲黯不開秖應天上月還似漢宮來

五月擁氊裘蘆河直北流何言漢飛將萬里欲封侯

支機石

天上交懽夕人間乞巧期殷勤語靈鵲莫遣渡河遲

長干行

問妾何方住長干是妾家門前烏𣗳樹歲久可藏鴉

春宮曲

晨起慵膏沐宮花黯淡開多情雙燕子飛去後春來

秋宮曲

又是嚴霜候芙蓉拂面紅從來憔悴慣不敢訴東風

山中二首

山人性愛山結屋山深處鹿如不恤人等閒自來去

亦是武陵溪桃花爛熳開劉郎如有意還許看花來

閣上

小閣湖中起空明絕四鄰數聲柔櫓響應是采蓮人

寄沈鳳峯參伯

日日思故人故人不可見華亭一鶴來疑似故人面

九日

天一閣集卷之十六

四明范欽安卿甫著

海橋草堂

地控金陵翳鳳門臨銀海垂虹煙花四時晻靄霧樹萬里冥濛罷釣人歸夜月行歌鳥領春風相如去時題柱買臣還日乘驄

行及武陵值竹墟屠司馬先發悵念彌日至界亭用韻即事四首

沅江東下幾日楚塞西馳萬盤瘴癘鄉中羇客蓬萊闕下倦官

王程凄迷春草旅館撩亂晨炊夾轂煙塵不動滿天星月猶隨桃川路岐易眩轂雨時節難晴深溪歷歷問渡好鳥時時勸耕前村後村嘶馬千樹萬樹飛花獨客此時杯酒遥天何處人家

雨夜

華林山下風雨青草湖邊路蹊春老歸鴻盡比夜深倦鳥猶西

大石關

風霧遥連滇海河山曲抱長安槎向星橋上渡人疑圖畫中看

初夏望春莊漫興四首

白鶴山前村逕青槐樹裏人家過客但尋舊社呼兒旋煑新茶

草閣風生天上桃源水到人間避地心同北郭憑簾卧對南山

久結煙霞為侶漸呼鷄犬成群花徑幾番紅雨麥丘一片黄雲

雨過壠頭梅熟氷來海上魚鮮濁酒止堪半爵高歌

不費一錢

天一閣集卷之十七

四明范欽安卿 著

北征歌十首

攙搶八月亘天門貔虎三邊扼朔雲天子臨軒親授律列侯傳食遠從軍

天兵百萬陣雲高躍馬鳴弓殺氣豪即向白登擒冐頓更從玄菟掃黃毛

酣戰天山白日黃前驅兢跳左賢王哭分血水洗金甲立斬頭顱報尚方

龍文重勒燕然石鐵騎窮搜青海灣萬馬不嘶中轟

轉六軍齊唱凱歌還

朔風萬里捲黃沙塞草蕭條白骨賒何處燕支最無色胡奴中夜泣琵琶

哼天鼓吹羅旻夾道旌旗擁虜俘虞階自受三苗格魏絳虛專五利圖

百二山河指顧中熊羆十萬殿前雄戰士未沾亡後澤將軍休論陣前功

詔書百道競雲奔萬姓懽呼徹至尊玉璽萬年明漢紱黃圖九葉重湯孫

朣朧漢月盤中吐慘淡胡霜劍上收太平共戴王正

月歌管邇宵樂五侯
受降城對西山矗神武門從北極開盡日千官擐珮
入衮衣天子坐蓬莱
送人游閩二首
星槎縹緲海雲間碧樹青峯虎虎攀一夜猿啼明月
裏不知已度武夷山
群峯壁立萬溪迴倚棹恭登古釣臺轉眼忽迷歸處
所越人時唱竹枝來
少年行
青絲寶轡玉連錢騮馬翩翩俠少年但遣寸心然諾

在不辭萬里爲君前

答從兄正卿二首

尺書珎重玉京來兩歲愁懷一日開松菊故園荒落甚可無魂夢夜中回

當年同作探花遊世路浮沉各白頭華月殷勤不相負夜深猶過水西樓

題畫

天青霜白萬林空綽約枝頭幾點紅可是幽禽解相戀不隨凡品怨東風

經楊氏故居

畫閣雕臺入眼空斷煙衰草領春風孤舟此日經過地四十年前一夢中

聖壽寺追憶王同野

黃橘丹楓野寺穐畫橋深處纜行舟同遊舊侶今安在風落空江日夜流

七夕小集和東沙九首

翠屏銀燭影童童佇見群僊駕彩虹香嫋獸爐風正細曲調鳳管夜初中

廣寒織月拂雲開忽有嬋娟奔影來未羨珮環臨洛浦虛疑雲雨夢陽臺

九天凉露滴疎桐七月流螢映水紅靈女風飄吹玉珮不知身駐水晶宮

青鳥啣書西極來共傳王母下瑤臺支機界破青天色眼見乘槎博望回

乞巧樓高遍九壓女郎歷香競金蓮玉簫寥亮風前度卻笑嫦娥夜獨眠

大火西流暑漸平高城玉漏寂無聲誰家砧杵初凌亂目斷關山萬里情

月落參横玉宇秋微雲斜漢兩悠悠可誰浪學臨卭客孤負才人賦白頭

九塞胡塵黯不開彌天烽火入秋來登壇授鉞尋常
見誰見尊前司馬才

去燕來鴻思不禁凄凉人世幾浮沉黄金白髮俱閒
事一夕懽娛百歳心

贈無錫華上舍

與君相見即相離斜日輕帆江水湄後夜不知何處
泊青山明月夢中思

元夕詞八首

彌天紫氣結瑶臺火樹金蓮次第開眩眼生花支不
得六鰲又駕海山來

千門燈月共婆娑管領春風散綺羅解道
聖明多樂事一時齊唱太平歌
誰家結客狹邪邊十二瓊樓高插天樓下停車樓上
醉不妨紅日照高眠
遊女鉼鉼鬭艷粧當壚少婦更輕狂玉壺美酒珎珠
色不是知心不與嘗
合沓笙歌擁絳紗吳歈越調總堪誇就中一曲飛龍
引傳得新腔自
帝家
到處分明不夜城六街半是蹋歌聲笑驚寶馬來如

竈戶許傍人問姓名

錦屛曲曲護輕寒贏得煙花笑裏看擘罷綵毬人盡醉不知春色似長安

一架珠燈直萬錢鯨鱗羊角亦堪憐野人不解豪門事石盌長懸草閣前

挽包庸之二首

草閣平臨古渡頭桃花無數映江流雨風一夜花無賴江北江南總是愁

東湖湖上結新阡多少幽情託杜鵑日暮空山人不見斷雲荒草自年年

口號酬霍大尹勉齋四首

一別江城歲又新坐看梅蕊却傷神東風不信渾無力折罷還應寄遠人

林居懷舊思難裁珎重魚緘江上來笑我常懸遠俗抱憐君獨擅濟川才

古滁表裏控江淮窈窕春山四面排醉酒哦詩寧足論直須聲蹟動蒼崖

南征北伐檄紛紛

聖主臨軒佇策勳金印從來如斗大幾時重畀霍將軍

挽江陰張山人客死金陵

獵獵西風吹白楊滿林猿鶴倍凄凉可憐此夜秦淮月猶伴遊魂返故鄉

分題王几山贈王郡侯鵬江四首

欝葱嘉氣發天台阿王山前王几開風物於今稱獨勝山靈曾睹守官來

草堂松磴白雲間五馬行春歲幾還滿地甘棠應不翦何如玉帶鎮空山

傳說空王演法輪山藏舍利歷千春憑君欲問曹溪派廣與高僧結淨因

極目亭前海不波喜沾德施沸謳歌山中碑石今多
少待與吾人次第磨

邸報同年曹東村吳望湖傳少巖二尚書樊西
田侍郎長逝二首

懷舊年來恨不醒一時爾輩又凋零天涯回首看花
地燕樹江雲共杳冥

把劍傳書事已非斷雲殘海淚沾衣何來簫瑟山陽
笛獨對西風送落暉

送吳山人遊太末二首

江門三月試春衣片鷗風輕去若飛來往富春應不

少幾人還上釣漁磯

青霞上與白雲齊姑蔑墟邊春日西杜宇不知行客思飛來只在馬前啼

送姚順之

鄮門東下海天黿潞水蕭蕭急暮流惆悵故人何處是淡煙籠月送孤舟

送舒伯明二首

擊劍酣歌膽氣豪扁舟湖海恣遊遨黿來文作中林別霜落寒城片月高

空江木落思飄蕭無那催人此夜潮回首海門投足

地幾時乘興訪漁樵

少年行

千金調笑不言奢貰酒新豐過落花十二街頭春似海馬蹄今夜落誰家

和沈嘉則七言絶二十首

湘妃竹

蒼梧雲影隔三湘日暮啼猿急斷腸淚洒竹痕收不盡又隨流水下涔陽

秦王卷衣

何來小孺入秦宮霧縠霞綃一夕空簾捲水晶深貯

月香飄龍麝細含風

吳王試劍石

吳王寶劍鑄成虹斫石爭看霸氣雄何物鐲鏤成賜

後冷宮荒草滿空宮

亭帝斬蛇劍

爭傳赤帝斬蛇符揮霍當年膽氣麤武庫忽飛神毋

杳蒼凉澤遥血模糊

西佩蘭出爲段孺妻

常隨環珮奉宸帷花月深宮獨夜寒忽拜新恩從外

走漫將薄命論邯鄲

探丸

早時結客少年場砟古雄心日未央纔見探丸經細栁又聞飛騎薄長楊

蔵鉤

曉日粧成擁絳紗蔵鉤不識落誰家偶然意得騰懽咲驚起流鶯過別花

蹴踘

連翩游俠醉新豐蹴踘當場體能心同紅粉一時俱失咲就中誰是五陵雄

鞦韆

彩架朱絕出半天湘裙洛襪鬭嬋娟氷肌半露香風
軟惱殺墻頭美少年

春日獨當壚

胡姬春日炫明粧酒汎蒲萄喚客嘗壚上數錢壚下
醉玉簫吹罷斷人腸

七寳避風臺

漢家飛燕寵誰同七寳臺成好避風不識嫦娥何意
態長年深駐廣寒宮

許夜來

朝朝選妓鄴宮開新得名姬號夜來暗結同心猶未

就郡閣催喚諸叢臺

清夜遊西園

拜蓋西園暑氣微芙容香濟襲人衣酒酣辭客爭抒賦露濕高城烏亂啼

愛妾換馬

五花寳馬直千金較妾恩情誰淺深今日遽成揮玦去碧雲寒月照孤心

採蓮女

門前綠水繞橫塘蓮葉蓮花鬬艷粧日上波搖催蕩槳驚起飛出兩鴛鴦

若耶溪

細柳濃花春滿溪畫舡遊女唱歌低春風不鎖繁華夢散作香塵撲馬蹄

宮蚕

條桑繅繭敢論疲織得龍綃獻玉墀為問六宮諸女伴幾人能不妬蛾眉

北風吹裙帶

宵闌露下漏聲稀簾捲涼風吹滿衣片月迎人深下拜碧天如水鵲南飛

燕姬墮馬

內家粧束曳明璫馬上琵琶奏幾行嬴得路人齊拍手嚲身香汗逐風揚

春閨怨

深閨香霧晝冥濛紫燕黃鸝各一叢階面海棠花又發嬾將心緒訴東風

送人還吳二首

窈窕吳門白馬懸客心時對落花前東風一夜催行色漂泊空江何處船

江春沙草鬱蔞蔞古樹斜陽杜宇啼當日交游幾人在思心遲逐片帆西

遊覽詩十首贈余子浙傳　淮藩十首

僊帆西去暑氣開天姥諸峯掌上迴倒指洛迦山海路蓮花頂上坐如來

稽山高踞白雲飛漢祀秦封事已非玠重禹功留窆石萬年香火禮庭扉

怒潮挾海威錢唐中有弄潮白面郎無那忠魂招不得滿江漁唱起斜陽

客星臺下水湯湯嘗領行人下上航當日釣絲能在否從誰結束奉君王

家隣古廟偃王鄉過客椒蘭歲幾將莫問爛柯山下

句誤他人世閱滄桑

懷玉中盤比斗環僊靈縹緲白雲間青天劈破芙蓉色秖見蒼龍駕雨還

龍虎盤拏擁上清玉床金榼識分明白虹倒掛三千丈知在金鰲頂上行

淮南桂樹日婆娑鷄犬冊成近若何邂逅八公憑寄語明山瑤草向來多

大都懸絕瀑成雷次第群僊上壽杯他日麻姑傳釀法槭書胥報海東來

鄴臺粱苑數當年詞客翩翩氣欲僊何似今王能設

醞酬知重奏國風篇

送人還吳

話歸莫計太湖程帆掛東風一葉輕滿地交游零落甚可誰重問故人名

它山展謁即事

古廟香燈晝日懸祈靈士女競翩翩蒼雲不逐流波逝晉領瑤華下九天

庚戌龜偕王同野袁池南陳它石史西泉行遊至蔥江觴詠甚適迨壬午載過諸子化爲異物遡念往昔悵嘆彌襟

濤白霜清兩岸飄灰歌鼓枻坐中流飛揚故態從誰問滿地丹楓照白頭

聖壽寺示僧

沙彌說法是南宗禮罷空王起暮鐘欲問人天何處着半鉤寒月掛長松

贈昱上人二首

夜宮懸架萬峯間朗月踈雲恣往還揮手出門渾不語僧無玉帶鎮空山

山徑千盤得化城老僧趺坐覺無生本來欲証菩提[illegible][illegible]泉蒼山無限情

挽李徵君春亭二首

名高月旦想風標何事英魂不可招白馬青芻堪一
薦滿山松檜日蕭蕭

歷世茫茫嘆陸沉臨風詎復痛人琴秖應太白峯頭
月照見泉臺獨夜心

史相墓四首

荒山滿霧鬱冥冥無數肚狐窟墓庭過客停驂仍悵
望六陵遺骼寄冬青

閒關百計屬身圖廢置君王掌上雛已去游魂胡不
滅猶將家事囑諸奴

鄴郊疑冢紛難定沙塞幽陵渺莫尋盜發此中無片骨誰家千古較同心

碑趺傳說鎮金丸別寶波斯作意看擯不夜燒成白晝萬山霹靂一聲寒

新月詞十首春和東沙

萬籟沉沉玉宇秋等閑斜日掛城頭不教危樹驚烏鵲會見靈槎上斗牛

舞榭歌臺大道邊月華如水淨連天風流莫用千金買戚里侯門更可憐

北斗微茫隔漢津風催南下雁聲頻漢宮今夜寒多

少爲問當年侍寢人

閣上銀河影倒流玉階露下月如鈎長門咫尺昭陽殿獨照嬋娟此夜愁

隴頭流水急湯湯隴下嗚笳愁斷腸白髮何人青海戍玉門關外月如霜

露滿空城月滿林深閨蕭瑟雁書沉錦衾嬾襞年年恨玉筯頻揮夜夜心

百道飛符夜入關共傳胡虜度陰山可憐一片長城月照見沙場戰馬還

畫角淒清伴玉霜中天星斗漸低昂廣寒不管繁華

夢江北江南鐵戰場

黃塵紫塞倦遨遊半世虛名兩鬢秋寂寞高堂人去後月華西墮水東流

萬城漠漠露凄凄獨樹空庭鳥亂啼悵望玉人何處賦心隨寒影過湖西

天一閣集卷之十八

四明范欽安卿　著

贈大參孫槐溪序

惟我郡越在東南巨海外環夷寇憑陵歲用爲患我槐溪公昔守茲土靜正毅明剛大廉敏道化闓懌去有遺思我

皇軫念元元命由楚臬改董海防開府仍嘗我郡我士民懽慶若初既浹歲掄師練士繕城列艦峙糧餝械布諜懸間𥳑咨而獨斷水戰而野守威行海陬嘶乎光明適我藩參知鈌宰臣以聞我

皇特用公補閩者咸喁喁言或曰海島夷藪鉤連内地乘風鼓舶往來靡恒我郡首嬰其衝矣閩帶廣引吳翼甓兹小郡不足恤寧不爲他慮乎或曰困以特拯化以久漸令凶醜宵遁馬牛放野瘡痍甫起流民漸歸厥幾望有歲年乃今孱子失毋旱農覬望乎兹行也我實惘之范子曰皆非也慮者之言遠而靡衷惘者之言急而寡要斯亦拘虚而昧通方之論試論我浙藩諸省效政列郡尸化其選重矣控扼鑾輿屏衛京圻其區要矣輕揚寡持靡誕成風其尚鄙矣趨鶩末作耻緣南畝其力惰矣

歲輸百萬逓給京師其財殫矣故非剛大不足以任重非明毅不足以握要非靜正不足以祛鄙非敏不足以起懦非廉不足以阜財此數者公之所兼擅而時出者也望洽則寄隆才鉅則畀厚造化以栽培篤物哲后以勸相官人道一而已或曰

皇上方奮怒南征任使遐貉公誠才譬提督巡撫諸任何施不可而顧僅僅若此耶范子曰外内一體緩急異施故救民所以彌盜儲財所以畜兵寇攘侵奪所在轉徙脅從者流頗爲敵用循而不改其勢必至於外攜客兵四聚坐食縣官供億不支徵

發蝟集雁有脫駕之期其勢必至於內潰故善治者休養生息將以救民開導撙節將以畜兵審機酌勢非苟然者夫救盜而不先救民是欲伐病而不知養元也畜兵而不先備財是欲枝茂而不知樹幹也亦異乎吾所聞矣在昔漢代信越徵兵而餽餉畀何彭異郡敵而拊循蜀禹斯善籌於內外緩急之宜者也假令公握重權都巨鎮財不適用民不附上欲以培植化原削平外憝難矣用公者安能釋此就彼為深長圖乎或者唯唯會五邑夏侯徵言于范子具以是述夏侯曰吾今乃知公之

行誠

皇上簡畀之專寄臣薦進之公也遂書以爲序

贈毛大尹遷台郡丞序

昔人有言時平則貴經術之士世亂則用介胄之夫嗟乎彼誠判文武爲兩途也豈其然哉古者寓兵於農寓卿於將平生握奇抱璞倏倏若處子至運籌發策或涉歷戎行咸奏膚功由夙養完粹其出無方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深哉其言之也後世儒者長視濶步抵掌今古靡究短長之故武人亦習紈綺庸鄙偷惰罔效寸尺此以彼爲俗夫

彼以此爲腐儒二者交譏而治理謬戾甚矣嗟乎
是豈先王立教與任人初意哉鍾陵毛侯起家明
經年三十餘令象山象山當東南海隅隣比島夷
無城郭之守兵衛之防寇賊剽掠無寧月往宰者
率稱疾或失職罷免侯下車俄報寇至毅然治戰
具焚香籲天與家人訣曰吾奉
明命撫罷民誓戮力滅此賊即不諱汝輩善自裁無
辱乃戎服躍馬率先督戰設伏置奇與賊數十合
大衂遁去於是延父老部分諸子弟守要害觀變
犄角始城石城立三水寨峙糧造舟晝夜戍守而

又拊循勞來泣奠死事者重恤其後民感激赴戰無不一當百賊相戒曰寧拉虎頭無犯毛侯風聲四振象山自是靖謐者七年范子曰余於毛侯而傷臣職之隳也語曰雖忠不烈視死如歸乃人閒寇至率奉身鼠竄曰衆寡不倫坐視其民魚肉糜爛而莫之省憂掠取他功以圖掩覆偃然不疑由之弁髦其君不難矣斯可謂忠邪烈邪封疆之臣死封疆邪侯被服儒生非將種也位不過縣令地不滿百里非有連帥元戎之寄大都重鎮之憑也惟智勇無資義憤激發外捍巨寇內衞孤城卒使

東南諸郡倚以為重彼所謂文武吉甫非邪余於是安得不傷臣職之曠也夫侯奕奕如是即使躐躋通顯風厲人人要非溢分而乃僅丞台郡豈所謂功高者不賞盛名者難居耶嗟乎小者巨之占也遠者邇之囮也台為兩浙咽喉披山帶海首當寇衝往歲黃巖失守矣殘獷未起今僊居又任告矣

主上重憫蒼生亟圖填撫環視諸彥宜莫如侯故寧屈畀此官竊從侯僚二華譚侯見之譚侯忠信毅敏往司留曹捍寇功與侯埒顧先主為太守責在

協心廊清大憝乃知遷汲黜於淮陽徙望之於三輔古今意見畧同况他日由小陟巨從遠移邇茲當發軔耶侯往矣試質諸譚侯當以余言爲不佞云

贈大參王方湖序

方湖公以膚功由浙藩副憲轉大參伯吾邑令夏子儒俾其稍譔述矣象山令王子廂復以是請予復何言憶日者王子嘗謂予曰方今倭寇充斥民罔奠居惟是防禦驅勦巨細畢具咸需于民民罔或堪而有司者實難之若之何攘寇以安民乎則

應之曰保民王子曰勞民以攘寇也保民其曷以攘之寇之弗攘而民之安焉者寡矣子曷視諸醫乎夫人之疾也邪沴之侵蝕也元氣之耗蠹也善醫者固亟于攻去而尤以培養真元爲本乃第其標本之緩急而施之則氣日以充而邪日以去不善醫者反是夫民猶元氣也寇猶邪沴也不度寇之緩急而一于勞民以攘寇則民日以困而寇日以熾是故書無逸曰即康功田功立政曰率惟敉功蓋尊意于安養元元者文王之功而武王則率循之而已以是知用兵在辨內外審強弱辨

內外則不遠騖以爭利審強弱則不狃常以圖安循是以往殆朕幾矣今日之事亦惟先撫綏而后撻伐則可王子不以予言爲非乃唯而去未幾方

湖王公以臺憲奉

璽書來視事海上即諭所司省無經之費罷不急之役緩歲征之賦卹瘡痍之氓勞來安定輯綏撫柔惟日競競而選才將汰冗兵練勁卒治戎器據阨守塞峻斥嚴堠遵海巡省東南轍環若流于是官樂于民安民忘于寇攘寇弭于兵振兵飭食足若公者誠得于救功保民之道不啻醫者之善攻其

疾也既乃以績聞

上用褒加留公今日視事海上如初公遜膺感激彌用振耀時舟山逋寇據險爲患師出屢無功公督勵諸將一鼓而殲無子遺聲威赫奕橫布海甸

上重嘉之命銓司議擢將旦夕至矣王子復過予曰子前日之言甚周不敢謂非然寇賊孔熾民方百倍其輸而有司推徵期會百執事奔走晝夜額乃欲舍而圖所謂保民者不既難乎乃今方湖王公行之有徵效焉有司百執事皆卑蒙成于公而廂之庸猥亦得以與民共享安攘之休者夫上有偹

政則下有求思而甘棠之愛緇衣之宜此其惟安者也公之敉功施于民而民莫能忘謳歌四起所以備采風者無間𢚩忝在下吏受約束先于民受德教先於民敢不奉揚仁風圖以自淑且淑民乎予曰某不佞亦嘗受教于君子矣王子復唯而退茲因其請遂追敘而歸之予行矣入覲有日尚清問之及當備陳之將以副諸太史太常者

贈丘次皐移衢郡序

次皐丘公守吾郡之明年俄移衢郡維時公道化融暢室家胥慶既聞報相顧驚詫𡃙𡃙延吾邑夏

侯過予曰吾見公之莅時也舉綱維畧苛細先勞來後刑罰綏民以恕提民以嚴接士大夫以禮遇僚屬以恩質任不飾芳譽巳起謂旦夕且崇陟乃有茲行乎曰侯知治吾不知其治温郡也修廢振墜四民樂業庭無滯獄海無逋寇蓋朞年而政舉二年而化行値憂去老稚遮留莫能得至有泣下者非賢而何曰吾旣有聞矣曰侯聞治温不知其司户曹也督輸江右殆數十萬計悉心疏理不亟不徐民用不懟而賦入倍昔一時以幹理稱最蓋予所親覩巳而監餉大率同是斯又賢巳夫公之

司户皆如彼守遏又如此以一人之身而先後頡
異宜哉嘻乎知之矣公甫下車會倭寇侵軼城故
傾圮且瀕海識者業已憂之公毅然任修築一二
敝民偶有譁言近寇薄城始議拒守人又誦公之
明追誦作偁斯可與樂成而難與慮始非耶夫仲
尼子産世之所謂聖賢也方仕魯鄭與怨謗蝟興人
將得而甘心追其久也章甫袞衣之頌誰其嗣之
之歌交口無間皆昔日所欲甘心之人使乘其怨
謗亟使去位則聖賢之心不白而澤靡不究以是
定論難矣故政理以久而備人心以久而服毀譽

以久而明舉措以久而當上下古今誰能易之當事者以民譁處公安知他日不以民頌舉公乎君子不矯情以要譽不援是以自明道張而張道弛而弛審幾運變人莫能與公誦法孔子尚友子産宜乎闇之瞿然而興睟然而懌怳然而若有所忘彼以脫危就安釋紛即佚為言淺乎知公矣夏侯曰予知公哉吾將質諸

贈郡侯張翼峯考績序

夫太守民之師帥古所稱二千石與天子承流宣化故舉其官為難官而當劇地尤難夫以列邑統

于一郡萬姓寄于一人縷分鉤結百責攸萃是故土田繇賦之欲稽也生齒貨財之欲阜也訊刺法比之欲平也簿書章程之欲飭也禮樂教化之欲敦也邪慝攙竊之欲詰禁獨孤寡之欲綏也上之欲其無凌下之欲其無易也即有傳大之才強立之志發謀展采鮮不謂難而況地當海徼化理壅閼內之奸蠹依憑外之夷寇侵軼故亟則速禍而緩則養亂寬則召侮而猛則致怨如吾寧者不猶難乎夫投刃而銛銛者以游神也張機而括應者以審度也故端則樹坊非正不軌移風易俗非肅

不齊摘奸蒐慝非明不晰恤窮拯溺非仁不周導利祛害非敏不達振墜起廢非勤不集休養生息非靜不和交承事使非禮不秩合此衆善以臨夫郡猶之庖焉刃惟不投投則無弗利矣猶之射焉機惟不張張則無弗中矣乃巽峯張公之守吾郡也則見其鑒觀往昔洞察民隱朝作晏息以身爲型屏請謁之門杜餽遺之徑正外内之體嚴吏胥之防裁貴勢之横甦困窮之厄綱紀法度嶄焉一新已又平賦役釋冤滯公讞斷慎出納遠邪佞進善良崇禮教後刑罰修城以衛民簡兵以禦寇察

伏臘以防禍斥黠師以折萌用能政理丞化行矣和於上下神祇民無災害時所稱難者公乃裕如謂之衆善所臻非耶茲將如例奏績于是官師士民轉相告語惟恐不得留公為懼夫騏驥之足追風軼電以能輕千里也故近都不足以騁其力豫章之木干霄蔽日以能柱明堂也故卑室不足以盡其材夫公譬則騏驥豫章也天下譬則千里明堂也吾鄰則固近都卑室之具耳故鉅裁不可以細應至藝不可以淺畀私之一方無寧公之天下此賢哲呈身之驟而世主用人之經也以此留

公廉能留乎抑吾聞之君子重違其民哲后不拂其俗俗惟不拂所以教忠民惟不違所以廣慈在昔河內借寇漢治稱隆而晉秩增祿積伐超遷我
朝應典故在焉夫頃假須臾蒙被汪濊者吾人慕義之忱也憫念海隅兔狗輿情者
聖主曠蕩之賜也公輒欲西能不為吾人念乎於是
王鄒傅玠方邑傅宛輩聞之謂予曰此固玠輩意也乃今知留公有地矣

楊右河侍御窓稿序

某需次京邑獲讀今巡臺楊公右河先生窓稿數

篇譬則嘗嘗鼎一臠思睹全集未由比承乏河藩從
棘闈之役朝夕侍公時百執事楚紏左啓右白口
决手披無停宿既而其以程文請于公遜辭不獲
已乃攄几濡毫抽思鑄言渾若天成蓋經書之文
凡十二篇而不百刻間蔚乎就巳其間請於公奉
全集謀諸二三大夫文準是矣豫章之中五方
具瞻將不使學子挾一册耶於是刻諸藩司夫敷
奏之制既遠至漢庶幾矣董賈策舉匡劉以經術
顯然各抒巳見祖私說出入於正盭之間唐之詞
賦篸乎陋矣宋人長於理而篇踰尺度惟我

朝經義造士繩規罔敢越而奇詭自私者靡得奸焉
世代制文斯其難矣總總者材乎貴贍而不逸詭
詭者思乎貴劭而不囂井井者法乎貴適而不石
而洋洋者理一不範於理則雖脩此數者弗全也
其讀楊公文緣物稽典比類以合材摘微引賾協
氣以申思鎔古搆方緣節以合法而探性命之原
振經史之秀博大綜貫演晰嚴正閎而肆淵而達
盎然於聖賢之旨斯臻文之妙歟其闓強以遠則
悖導以嚮則從公之巡河洛也保緝太和煦同春
育繩發奸黑灋若𪉊霜河洛人士既信悅且服戴

之矣以此訓士有弗從乎夫士民之表也傳曰文章與時高下由此挽漓靡還迈淳朴豈惟士爾也五方嚮之當自河洛始蓋二三大夫言之而其次第焉俾讀者識辨之意云

壽屠淑人六十序

余聞之曰妻道無成又曰無非無儀謂宜閨閫之軌靖焉止矣至誦說周詩可異焉其述君侯夫人大夫士之妻之懿洋洋聽聞嘆曰是何其貴而勤富而不侈群君若而鮮妬動不踰閑若斯乎先王之教也端之於胎肄之以姆訓出入周防工容有度

蓋養其端維一之性而防其險陂側媚之愆至勤懋也用能綱紀人倫章明婦則相夫子昌祚胤而極於矣風俗教化和品物動天地教之不可已矣若是然則此固循其內治之職而彼無成無儀者特安其貞靜之常適以相成而非相厲也邪嗟乎意闊遠矣先王道衰流風日靡賢淑者世不槩見何也君子蓋屢嘆之 一日聞李子思治以文請曰將以壽外母屠淑人屠淑人者大司馬竹墟公之配也家世章年屆六十壽禮也因問淑人贒乎曰歲時脩祀事躬視鍘齋饎矣諸具精腆苾芬

敬承不忘神用休享報以介福曰斯采蘋之共也日起居太夫人精五飯冪酒漿退而董治内政細大畢與斤斤課飭無敢以晏佚自將曰斯葛覃之勵也公服官中外奄歷四紀淑人黽勉同心佐以敬切俾公夙夜在公洽有令問乃今嘯傲雲壑時與故人高會靡屢内顧曰斯雞鳴之誼也禮稱妾御雖不專夕然以昌嗣續奉宗祏則待年者偕行群聚者捐忿終溫且惠淑人以之曰斯小星之厚也子生而父正教於外母正教於内故斷機者聖九熊者賢今子田仲種學樹行若不勝衣悛悛退

讓君子也義訓誦由來者漸曰斯麟趾之仁也合是衆美而萃之身揆之先王之教殆若冥契即詩人所稱何讓焉茲將昭彤管範女士淳曜當世聲施方來於文也何有雖然金以範脩楛以括直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言有本也物且然矣而况人乎

竹堰公以鴻學環才出際熙運一時目為景星慶鳳自州正以至大卿所在建樹受鉞靖苗勳伐稱最著若其出公而秉羔羊之節處而勵伐檀之行正發簡直前無古人其刑于家者蓋非聲音笑貌與旦夕須也淑人誠賢當不感觴開樽之益是以

同德齊齡無疆惟慶若公者亦宜壽已聞季子曰某不佞敢不如從史之教乃函鄙言加幣偕余長子大冲並上南山之觴大冲亦淑人甥也

壽張朴菴八十序

范子曰余讀逸民傳至龐公以醇行雅操隱居弗耀未嘗不掩卷太息想見其爲人彼所謂蟬蛻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意蓋有所嗜也然上下二百年可述者纔十餘人斯何其難與乃今觀於朴菴張先生又何其大相類也先生性度高爽早攻舉子業歷書不讀已乃棄去隱句章山中有司禮

辞輒不赴一日友人過謂之曰夫鳳産九苞鹿期則鳴驥志千里遇塗則騁方今聖人當陽寤寐賢哲孚毓則山川效靈旌揚則草澤獻贄彼其掞磊瑰之能赴三五之會亦欲展布平生光賛昌時毋徒白首聯沒爾也先生學綜六藝辨析九流抱奇握瑜歷有歲年乃覻遁跡名山謝絕世事將同巢由洗耳夷齊采薇乎夫時者難得而易失名者難成而易毀壯夫不懷璧以賈罪志士不違俗以養高先生所蓄毋乃異乎先生曰唯唯否否君子炳於幾先而酌於時措夫蘭以薰㸑膏以明銷非人

之咎也曲木不翦童山不釆非人之德也惟所託
何如耳子將使我爲蘭乎爲膏乎抑使我爲曲木
乎爲童山乎吾竊觀世之仕者睢盱於技藝之場
馳騖於聲利之塗目無停視耳無停聽手足無停
舉心無停慮一人之身日不暇給而又畏譏避讒
觸法抵禁惴惴若不能免其不爲嵇康笑者幾希
矣吾今屏絕外慕偃息壠畝時與田夫野老較陰
晴卜豐凶舉酒相勞嫗煦自如而又坐白石酌清
泉觀雲弄鳥彈琴命奕歌白雲之章誦樂志之篇
以天地爲芻狗萬物爲土苴古今爲瞬息吾身爲

委蛻冲然內適葢不知年之將至彼富貴者桎梏我者也聲華者塵垢我者也我顧逃之而敢即之若夫李斯噬臍於東門主父畢命於五鼎斯又不足言矣予欲使我爲蘭爲膏而不知曲木童山之足恃乎友人避席而退范子聞之曰荀生有言志意脩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張先生葢庶幾矣乃今行年八十而志慮精明步履矯捷若少壯然雖爲封君未嘗入城與配相敬如賓同德並壽顧非龎公之徒與然龎公子山人爲黃門孫渙爲牂牁太守世以才行聞先生子尭年由進士官給

事歷任至方伯德位駸駸未艾孫兆芳輩又力志科第斯皆所謂遺之以安者吾故曰大相類也識鉅則不以外慕嬰心儲厚則不以易世改行神明默相庸可量乎於是諸親黨相率稱觴為壽先生乃遍觴諸客盡歡而別

贈王憲副印東平倭序

浙江東濵瀚海倭奴出沒吾寧波寔當其衝比年職貢曠闕鈔掠內地

皇上赫怒遣將督師所在飭備維時一華譚公巡海以艱去清戎印東王公遂來攝事四境方靖謐一

日公檄兵往舟山衆不知所爲至則倭奴艤舟將内向衆僇力盡殲乃已士氣飈奮居無何倭舟敝海分道入寇奉化象山定海諸邑長吏咸告急公情神怡適若無所事事倭聞不爲意乃潛師從間道分兵薄其營倭盛兵來傳戰我兵且戰且却左右伏起無不一當百倭恐而授首已又戰諸方門戰諸裘村戰諸朱家店戰諸戴嶴凡兵數十合斬級以千計積屍成丘谿澗爲赤全軍凱還懽聲雷動蓋自用兵以來未有若斯之捷之奇也衆趍轅門問故公曰不聞先人者奪人之心耶鷙鳥擊匿形虎

搏蹈足避鋭擊情佯敗爲功載諸兵志具有前徵夫知進之爲進而不知退之爲進以蔵用也知取之爲取而不知棄之爲取以俟機也兵忌小勝而驕將惡聞變則慴諸軍識之范子聞之曰嗟乎玆豈淺鮮已耶士平居抵掌談兵氣意勃勃即繫單于勒燕然謂持籌可立致鄙薄程李諸人以爲無所建樹貽後代羞迨其呈身嬰變倉皇躑躅靡効尺寸因而隳名墮行者不尠也士誠何貴鶩虛聲哉印東公起家漳南明習兵法鎮躁於静斂才於愚觀變制勝神起節會莅不旬日而効勣策勲已

章章若斯俾宵以節鉞要之歲時當更有表見故
曰非淺鮮已今且得代當行予不能不爲吾人慮
也雖然强弱異形避就異勢浙兵素孱怯於野戰
倭奴往往蔑視無忌今若茲吾兵乘勝鼓憤目中
已無倭奴倭奴亦且懲戒不敢内犯風聲四達天
曰爲鬧他時南遡閩廣北極淮楚海宇康謐元元
樂業將不藉此爲權輿邪會郡守曾侯曁諸僚屬
以贈言予非知言者而實知公遂書以爲贈并以
爲吾人慶

贈少保梅林胡公序

少保梅林胡公節制浙直諸方戎務歷有歲年茲
名隆奕嘉靖辛酉九月廿七日公壽五十於是總
戎盧君過而言曰鏜視事以來荷公寵靈弘且久
矣子亦受知於公其思所以爲壽乎某曰夫壽何
爲者也盧君曰吾聞上壽壽國其次壽民其次壽
身公合是三者壽可得而量乎夫天下猶居室然
內爲堂奧外爲門戶又其外爲藩籬
太祖定鼎金陵根本重地
成祖更營北平南制萬里之外則又藉爲上游浙直
蓋不啻堂戶謀國之士所爲日夜嬰心者也自倭

奴發難侵掠境上禍釁相尋民不堪命遂至烽燧徹於白下羽書馳檄

大内患始亟矣

皇上籌猷才賢至靡宵旰積八九年未有裒然當心者惟時公以御史監督諸軍務勞績最著迺晉爲中丞功累上累至今秩由今觀之握奇制勝神識鷹揚則尚父之畧紀律嚴整首尾觸應則小白之節柰互形勢城守固堅則仲山父之勳出車建旆中懷殷憂則南仲之慮慎重薄伐窮黷是戒則尹吉甫之程經營告成四方底定則召虎之勳用能

市肆不易京觀突兀南起甌閩北盡淮楚延袤數千餘里倭夷屏遁由是舟航爲我馬風鶴草木爲我師大海爲我池長江爲我塹海島諸夷爲我外屏二京並峙嚴若九天完若金甌

社稷尊安

九廟休享

主上端握貞符吐納太和以至於億萬斯年蓋有篤棐之助焉故曰上壽壽國書曰天壽平格保乂有殷言壽國也由是環視闔境瘵瘝者起勞瘁者息凍餒者衣食瘝曠者室家流離者還定吏程於公

士厲於學農力於耕商賈通於貨賄工精於藝老有養壯有業幼有畜鰥寡孤獨有恤鋒鏑銷亡天札不罹康樂熙熙以全天年庶幾葛天無懷之世鼓腹擊壤之遺也蓋有敉寧之益焉故曰其次壽民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言壽民也由是戎機休暇輕裘博帶其神完粹其精凝固其氣冲和其膚理瑩澤其步趨捷吐納不必師於黃玄牝不必宗於老服食不必倣於劉鉛汞不必按於陰睥睨乾坤玩弄日月橐籥我持後天不凋而又頌聲四起兆祉荐增蓋有百順之貽焉故曰其次壽身詠

日豈弟君子福禄攸降言壽身也觀此公之壽其可畢手其於是拜手曰三壽作朋在公誠然締而思之毋乃睹其外未探其内乎内者何也心也心者貫天人合微顯而一焉者也吾觀公忠耿天植表見中外爲縣令則子良而貞爲御史則方嚴而靖爲卿丞則博大而亮官高而愈謙勳崇而愈惕期在鞠躬盡力以答

上知故寵榮不爲炫震撼不爲怵俗棼不爲淆浮議不爲緇筮仕以來蓋三十年矣此則公之所以自壽其心也詩曰豈弟君子求福不回非此之謂乎

則夫神靈精彊上下蒙成慶祚延於孫子名稱施
於後世夫豈偶然之故哉公之壽也誠雖量矣於
是盧君曰鏜於今乃知公之壽壽諸心也遂持其
言以為公獻

贈梅林胡公節制江西軍務序

江西在海內以晏謐稱間者寇盜蠭起吉贛建撫
諸郡横罹鈔掠至殺虜害民患至鉅矣事聞
皇上震怒將領以下罷逮有差思得兼資文武者以
節制戎務顧難其人會少保梅林胡公雅受
上眷知方視浙直諸師翦平倭寇遂畀璽書俾得無

制便宜從事馬范子聞之矍然喜曰彌亂有本江西之寇當不足平矣夫天下非寇盜之患而不握權之難權握矣病在於望之不隆乃其望屹然起也猶慮於不蒙主知以吾觀於胡公其殆進於是乎夫江西固東南之奧區也地連閩廣崇山複嶺蜿蜒二三千里猺民窟宅其中四出剽掠而江西民故孅嗇競什一之利轉相勾引吉贛諸郡首攖其鋒所從來久遠矣惟時金公澤陳公金周公南皆得專制相繼驅除其後王公守仁武烈最著當其時發金以四十萬計諸聽便宜用能成功若韓

公雍之於廣張公楷之於閩裨益亦弘然皆未聞汛掃無遺非惟力有所未逮也以爲彼能懾威革面稍供公家之賦即羈縻之緩急亦爲我用斯已矣乃今所睹可異焉虔南帑儲數不滿百而閩廣江西各有專撫偶一舉措輙苦掣從民聞之遂生玩心當事者猶以招撫爲先彼益無忌且掠而要撫猶之嬰兒索果而啼小啼則小畀大啼則大畀畀有盡而彼之索無已時不如因而撻之待其警畏間一畀之彼當逡逡懷感不暇矣故主勦於懾威之日者非也主撫於習玩之後者亦非也甚

嘗憤憤與士大夫論之閩被寇[illegible]日矣夫何謂虜
之餽平張璉本一齊民倡亂嘯衆至執縣官殺兵
衆肆掠於漳之諸邑漳南業議與嶺東夾攻整兵
以待彼主者怒不肯應令遂破鎮海殺叅將矣閩
中單弱勢不能敵而且寇賊四發倭奴窺覘海堧
一也通番諸徒所稱哪嗟者結聚殺掠二也募兵
解去行掠三也沙尤諸縣遺孽梟附四也頼兵令
又在告矣夫以廣不能制而入閩閩又不能制而
入江西如之何其不倡熾也督撫諸司亦且柰何
其爲計不過撫則專守建昌督則無厲汀潮而已

何者以他非所隸且權有專執也夫閩廣視江西爲走集江西視閩廣爲窟穴不攜其心腹而欲衛諸手足難矣故曰彌亂有本也竊聞之琴瑟不調則更絃攊馬不習則易駕

主上命公節制畀以便宜之權三省撫臣將拱手受成欲食則食欲兵則兵欲戰則戰欲攻則攻投之所向靡不如意羣掣將何從生衛青虎視於塞外裴度席卷於淮西者此也風聲所至賊先破膽狼顧豕駭營救不暇脅從者散投附者逋且自相擒殺以贖前罪蓋士馬不煩甲兵不頓而圖匯寧謐

孔明所以擒孟獲子儀所以服回紇者此也

主上神智先物委寄心膂魚水之投千載一時娟嫉不能間異議不能奪得以終始展布弘濟艱難樂毅之於燕昭郭進之於宋祖瞠乎其後矣夫大阿天下之利器也倒持其柄孱夫得而制之虎豹在山藜藿不採皮而冐諸羊質欲懾人能乎天下事未有無因而濟者也夜光猝至孰不按劍而況於君臣之際乎以公所遭觀之江西之寇真不足平矣金王諸公亦豈能專美於前乎其嘗承乏其地有并州之念用是爲喜鴻臚張子周者某之姻也受

知於公因謁言爲賀嗟乎耕則問奴織則問婢此無他習故也公其以耕織視其哉

送新洲叔參軍福寧序

予新洲叔既拜福寧衛參軍之命濵行問政於邑中諸賢廼見右史章子章子曰茲非甌越之故乎吾聞之土沃則鄙地僻則囂物叢則陵俗安則靡故操之則急弛之則玩不共令其習使然而在南徼爲甚夫運斤而剸者以察理也稱物而平者以準施也量土而劑者以廣務也見侍御陳子陳子曰戎之道與時推移皇之兵熈王之兵戢伯之兵

吁後世之兵嬉非兵之罪也玄風宣洩紛攘斯者氣淆而漓志溢而驁忿激而恚才競而巧力張而攫故結繩不可以代鞭笞甲釐不可以加章甫何者時與不時也君子不能忤時亦不能徇時酌諸此而已見太史全子全子曰文者武之經也士者帥之輿也名者法之函也禮者兵之符也以禮馭兵則不懾以名出法則不盩以士拊帥則不恌以文廣武則不偷四者兵之紀先王遴簡士髦以監武弁將使行誼儒雅朝夕浸淫以袪其鄙野而消其背上亡長之心故參軍也者非以自牧所以牧

衆也汜其聞之曰穆哉休乎君子廣謀以出慮擇方而潤政右史之言該侍御之言核太史之言遂法其該俗可得而平矣效其核世可得而尚矣法其遂政可得而樹矣幹之以淳素練之以強毅出之以謙遜成之以悠遠雖逹諸三軍可也吾叔往哉拊循幕下有如昔時超距挾纊者乎

主上將問罪南交曰吾茲僇力矣

天一閣集卷之十八